

邊城

1

她將手提的行李放下，女主人熟練地拉出壁櫥裡的被子為她張羅臥榻，並細心地準備了暖身的小酒。她端正坐在茶几前靜穆地接受所有的接待，末了欠了欠上身，女主人退出房間，將門輕輕拉上。

早春的霧峰山，在夜裡仍有冬令的寒氣。這日傍晚從城鎮開往山村的巴士上只有她一名乘客，當巴士離開燈火星點的平原、進入山中的谷地時，霜氣已經和夜幕一起濃厚地披罩下來。巴士隨著山形迂迴盤桓，然而這夜裡的山路奇異地沒有半點顛簸，平穩得不像行車，倒像溜過光滑的冰。她閉眼假寐，諦聽一路水聲淙淙，猜想這通往山村的路徑必是沿著溪谷而建，違逆著水的流向直鋪往時間的上游。

她起身把腳前的暖爐挪到身側，不多久，寒氣溼重的被褥逐漸烘得柔軟蓬鬆。她在黑暗的房間裡睜眼望著暖爐投射在窗櫺上的光，像是一格又一格火紅的眼睛。在這山村的第一個夜晚，她像所有戀眷舊床褥的旅客一樣，翻來覆去地失眠。

天亮的時候，她聽見了菜刀在砧板上咄咄來去的聲音。她閉上眼睛、側著耳朵仔細地聆聽這山村清晨的一切動靜：刀下處，含水的菜莖清脆脆地應聲而斷……水在爐子上燒開了，冒著泡，旋又一聲緊接著一聲地破裂……水車或井的轆轤轉動聲……魚尾巴拍水的聲音……鳥的啁啾……

她起身，循著聲響的所在尋到了廚房，看見昨晚的女主人。

「您早。」

女主人點了點頭，示意她火爐邊上的長桌。長桌上已經擺好了一副早餐：熱粥，醃瓜，新鮮的葉菜和豆醬。女主人又從鍋裡舀了一鉢清淺的湯水，湊到她的粥邊。

「謝謝。」她誠心地說。昨夜借宿在山村的這戶人家本屬偶然，想不到清早卻得到這頓粥飯的照料。她本來還尋思著如何開口，這下乾脆直截了當地請求：

「可以讓我在這裡住一段時間嗎？」

女主人沒說話，手指指她的粥碗，示意她趁熱快吃。

2

早春的清晨，山裡有些涼意。

她想起昨夜下了巴士後憑著星光尋路，經過一段磕磕絆絆的石子路之後是上坡，然後是一段曲曲折折的小徑。她走向門前的小徑，試圖借著腳的記憶去發現昨夜來到山村之後的風景。小徑像一路分岔的樹枝，在山坡上曲曲折折地聚頭了又離散，想找到昨夜的來路已然徒勞，但她記得那段長長的上坡路，便朝著山的斜面向下走，在一塊平坦的溪岸邊發現一處供來往行人休憩的客店。櫃台邊上的火爐正燒著一鍋甜香的米酒，她揀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了下來，攤開信紙，琢磨著怎麼述說自己身在山村裡的這件事。

在這所往由心的旅途裡，她隨機地搭上迎面而來的巴士，隨機地在水村下了車，並在溪谷邊的蜿蜒小徑上隨機地走進了三棵杉樹圍繞的人家，放心而放鬆地讓機運托著她漂流到骰子停下的地方。

家在三棵杉樹底下的女主人從來不問她從哪裡來？往哪裡去？不僅是她，這山村裡的每一個人，包括食堂裡那些背著包，似乎也在某一段旅程當中的，亦不主動探詢彼此的過往或去向。

寧可隨波逐流，不再苦苦地行走。隨機就不作決定，不作決定就無所謂失誤；她在人生中曾下的決定，個個失誤，才落得全盤皆輸。

她將信紙闔上，收進包裡去。

3

這天的天氣晴朗，山裡無時不刻瀰漫的霧氣在正午前就消散得無影無蹤。她望著山林的頂梢，突然有了站到那上頭去遠眺的念頭。

循著山林裡幾條人踩出的小路，她逕直朝山坡上走。從林子裡溼潤的泥土直走到山頂坡上被太陽曬乾晒暖的土地，她回過頭眺望來處的溪谷，儘管距離遙遠，溪水不捨晝夜的琤琮依然清晰地迴盪在她的耳邊。

一個老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了她的眼前。

「妳是從山谷上來的嗎？」

「是，我借住在三棵杉樹底下的家。」

「三棵杉的家嗎？離溪谷不遠哪！」

「離溪谷還有一段路，不過溪水的聲音清楚得像在腳邊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！霧峰山上千千萬萬的樹才能養出這脈大水來。」

「從這裡眺望的風景真好啊！遠遠那頭有煙囪升起來的地方，是城鎮吧？」

「是城鎮，平時看不到啊！這麼大的日頭不常有，霧峰的山神不愛見日頭，養著這麼一片樹海和雲，不見日啊！」

從山頂下到溪谷邊，她又來到了水邊的客店。在米酒的甜香裡，她拿出信紙，想想，又折好了放回簿子裡去。

一個背著布包的年輕人走了進來。他一進門，幾個老人隨即站起來走向他，把手裡拿著的信封交在他手上，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。

「妳就是住在三棵杉的那個人吧！」年輕人在她身邊坐了下來。

「你是送信的人嗎？」

「叫我信差吧！這幾年難得看到一張生面孔，妳能住在三棵杉的家，也是累世的緣份，冥冥中註定的啊！」

她想起來到這山村時分，已經是五指不見的暗暝。巴士轉眼無蹤，她憑著時有時無的暗淡月光好不容易發現了一戶人家，尚且不知是不是旅店便叩了門。開門的是個瘦小的婦人，沒多說什麼便讓她住了下來。這麼說來，無論是不是註定的緣份，她確實相當幸運。

「有信要送嗎？」信差指指她手裡擰著的信紙。

「下回吧！」她笑笑，指指他背後的布袋「郵包都滿了！」

「妳那信……可別擱得太久。擱久了，我想幫妳送，怕也沒地方送了。」

三棵杉的女主人說，過往的這個冬天，雪遲遲不下，反而一連幾個禮拜都是暖暖的豔陽天。村裡的人趁著夜裡去割菜鋤草，太陽出來了就躲在屋子裡，直稱「避日頭」。這裡的人有見了太陽就流淚的毛病，淚水混著乾燥空氣裡的粉塵，就在眼眶周圍積聚成一小塊一小塊暗黃色的粗粒，使每個人都帶著一張彷彿起床後怠於梳洗的臉。山村人關緊了門窗，把沙塵擋在門外，卻防不住明晃晃的太陽光，於是他們把葉剝成泥敷在眼皮上，或者把池子裡的水草切開，將草莖裡的黏液塗在眼上，讓痠痛的眼睛得到暫時的清涼。

粉塵的來源是一種枝幹細瘦的樹，這種樹的果實像兩端尖銳的梭子，牢牢地札在地裡，等到春天來時有了充足的陽光照拂，便會快速地生長，趕在夏天結束前送出族裔繁多的種子。春季裡當這種「棍子樹」開花授粉的時候，他們就像一竿又一竿的煙火，枝頭上頂著黃色的煙霧，風一吹，花粉送到山谷的每個角落，送到村人的眼睛裡，成了治癒不了的病。

在她看來，村裡人說的避日頭，其實是趨避這種在眼睛裡會引起過敏的花粉，而不是太陽。但是冬季裡詭異的豔陽天，確實驅動了不該在這個季節裡開花的棍子樹，讓所有的人都不舒服。然而，山村的麻煩還不只這些。溫暖的氣候也帶來了不知從何處飛來的蟲，這種蟲和棍子樹一樣無聲無息地生長，等到山村人發現時，樹林裡已經無處不是這種蟲摩娑翅膀的沙沙聲。

杉林大片大片地枯朽。蟲咬穿了樹皮，在樹幹裡繁殖，一生十，十生百，百又繁衍出千千萬萬，於是一棵又一棵的杉木在縱橫的孔隙裡窒息、腐蝕，從心開始枯萎。三棵杉的女主人天天站在杉樹下守著樹的變化，貼著樹幹聽著一日比一日清楚的回聲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終於忍心找人來將枯透的樹砍了。巨大的杉樹在火舌裡倒下，乾枯的葉子和寸斷的樹心成了最佳的柴火，席捲一樹的蟲蛆與它同歸於燼。

燒樹的那一天，近鄰的幾戶人家都來了。三棵杉的女主人跪在火場邊，她的身旁是那只陳舊得發黑、經過常年的磕磕絆絆之後已經在木板前緣出現缺損的杉木桶，一邊呢喃著一邊向火裡的樹身澆灌一瓢瓢的清水，彷彿在這劫火中向陪伴終身的樹木施與最後的愛憐。樹無語，它已經躺下、接受了自己的命運，然而樹心裡的蟲蛆蠢動著、迫不急待地從燒開的樹皮間出逃。白色的蟲蛆在火裡看來更加碩大，一隻一隻在高溫裡緩慢地死亡，發出蛋白質焦熟後難聞的氣味。樹在燃燒中發出清脆的碎裂聲，火裡頭的樹就這麼一面輕嘆著、一面一點一點地萎縮、

稀薄、終於灰飛煙滅。

樹在死亡裡清潔了自己。她彷彿見證了一場樹的自焚。

5

接下來的日子，山村裡的人隆重地舉行了一場祭祀水神的祭典。天剛破曉的時候，山村人一起走到了水邊的神廟，手牽著手，唱起了水天神的詩篇。

水天神的預言——

起初，水漫過陸，湮波浩淼。然後，水變化成各種形象，成為草，長成樹，滋養了最初的人身。那人的皮膚碧綠如玉、光滑如水，嘴寬至耳，足有蹠。

是河童，她想。

她依稀還記得那接下來的預言。水天滋潤了最初的世界之後，陸也開始造人。粗礫的、剛堅的族類。那接著是陸人的盛世，從陸源源不絕的能量中打造出剛堅的文明。然後呢？像一棵一心想要繁殖、長出了碩大花朵卻沒有子房的植株，只能步入自我陷落的結局。那徵兆就是火、是光，席捲所有的陸人，像火燒開了樹皮，帶著肥胖的蛆陷落到自我蛀蝕的空虛裡去。

然後呢？水天神是否會交接破敗的陸，重啓一輪新的世紀？預言只說到了陸的末日，卻對那之後的發展緘默不語。這是否是另一個象徵著原住民與墾民角力的神話？神話裡化身為水神的原住民族，在某個歷史的時刻裡遭遇了侵入者來勢洶洶的襲擊，並且挫敗，退居到這深山裡的彈丸之地，只能在神話中永遠地記憶著對立的敵人？

或許在水人與陸人的繁衍已然失衡的那個時刻起，水神就已經失勢，並且再無復甦之日。

又或許，水天神和祂的子民們並不意在繁衍。水聚為澤、為海，海上昇起了雲，雲又降水，這化生又化死之間的型態如何變幻，對水天無增也無減。那麼陸人的盛世於祂又有何干？或許水天之神始終存在，從過去到未來永劫之後，祂永恆地存在著，看陸人的盛衰如看一朵花的開落。

當有一天，大地震動，虛空粉碎，水天的國度也許還會再來。

她走向神龕，下意識地從衣袋裡掏出了兩枚銅板，卻發現這神廟並沒有收取香油奉納的地方。神體前是一只細細的水瓶，插著幾段看來是山林中就地剪下的花枝。沒有筊杯，沒有籤詩，山村裡似乎不興求神也不問卜。

神龕前堆滿了一束一束的鮮花，想必是村人們摸黑在夜裡採來的。更早之前獻在神前的花疊在新獻的鮮花底下，已經透出花朵腐爛的香氣。岸邊的石頭下歪歪斜斜地長出了一株樹苗，彷彿在重壓底下墊著腳尖亟力地尋求一方天光，那艱難而危傾的姿態讓她怔怔看了許久。她汲了點水澆灌其上，又撥攏了一些土將它護衛。

山村之外的前世就像一場盤結的輪迴。如果她還覺得有些疼痛，想必是曾經有的那些豐美肉質的殘餘，在春雷底下帶著一株草的希望召喚著蟲蛆，但它終於要覆亡，連同一整個純潔的冬季。

她將信紙折成長條，纏繞在石頭上，擱在了樹苗的腳邊。

6

一個外地男子坐在城鎮的巴士站牌前，等候著可能前來的巴士。她的最後一筆簽帳單是城鎮起站的巴士車票，男人千里迢迢地尋到了這裡，她終點前的最後一站，但那終點是哪裡？他望向平蕪盡處，彷彿第一次來到人世，重新等待他與她的初遇，目的地似乎又近又遠。

一個拾荒的老人在他身邊流連不去，他在禮貌地等待這位不速之客離開他平時當作床板的候車長凳。但他流連了兩個整天之後，發現這位不速之客似乎有天長地久駐守下去的態勢，於是他打開沙啞的嗓子發了話：

「先生，您打算在這兒坐上多久呢？」

「我等一班巴士。」

「巴士？霧峰山被劃作水源保護區之後，整山的人都遷走啦！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沒有巴士到任何地方啦！」

「我的妻子在這裡搭了車，車來了會帶我找到她。」

「唔……先生，如果您夫人是上了往霧峰山的車，恐怕是回不來了。城鎮的人都知道山裡有個河童村，河童村就在水源地，可是誰也沒到過，誰也沒親眼見過，

有些上了山再也沒回來的人，是進了河童村作了河童回不來了。」

「我對河童沒興趣，我只想找到我太太。」

「嘿嘿！先生，您以為霧峰山這麼容易讓您來來去去？想以前山上還有人煙的時候，也只有幾條人走出來的小路通往山腰的村落，大家都說再往上游是河童的守護地，他們會變化成各種形體讓人迷糊上山的路。那些上了山沒回來的人哪！有人說他們其實是化身在人界的河童，時候到了，河童村會派渡子來領他們回家……那時，沒下雨的夜晚也會聽到從山谷來的水聲——」

他打斷老人：「有多少人上了山沒再回來？」

「多少人？每隔幾年總會聽說一兩個吧！都是女人、小孩。白天還在田裡工作的，到了傍晚就在田梗間消失得無影無蹤——周圍都是農田，可是啊，問遍了田間的人，誰也沒看到消失的女人跟小孩，就像水汽蒸發了一樣。」

「河童跟這些失蹤的人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有關係，當然有關係！您不知道嗎？河童總是出現在有水的地方，我們這裡的水稻田，從城外頭一畦一畦地連到霧峰山的腳底下——就是河童住的霧峰山哪！霧峰山上流下來的河為我們帶來了田水，讓這裡成為生產水稻的米鄉，可是人們都怕站在田水裡，說河童從水裡握住你的腳踝，你就像雪融成泥，然後沿著畦溝被帶到小河，再從河水回到山裡的溪澗，就這麼被河童抓上山去作伴了。不過啊——」

老人突然壓低了聲音：「不過，我知道那些人不是被抓走的，就我知道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那些人不是突然不見的，他們都知道自己要走了，所以才會找個沒人注意到的時刻，自己離開。」

「為了什麼離開？」

老人抓了抓他的下巴：「這……這我就知道了。我還小的時候，有個玩伴也是這麼不見了。可是，除了我以外，沒有人知道在他不見的那天，他把他的陀螺拿來送給了我，說是要去很遠的地方，帶不走了。……你說，人要是莫名其妙被帶走，還能這麼樣地心裡有數嗎？……那是一個很漂亮的陀螺啊！用紋理好細

好密的木頭作的，頂端上綠色的漆，畫著兩枚相望的弦月，陀螺轉起來的時候，弦月疊在一起，變成中空的日輪，轉歌的時候又慢慢變回兩枚月亮……啊！下雨了？快！快！快找地方躲躲！」

老人和外地來的男子匆匆跑向站牌一旁的屋簷底下，又沿著屋簷找到了一個可以上樓的階梯，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跳了上去。

老人一邊踩著樓梯一邊拍打他衣袖上的雨水，喘口氣說：「從煙生的雨，很毒，很毒啊！」說完，老人解開綁在他身上大包小包的袋子，一個個輪流往牆上又拍又摔，好把雨水從包袱上抖得乾淨。

男子問：「礦廠爆炸，不是四年前的事了嗎？」

「礦塵還在，不會憑空消失啊！」老人從包袱裡抽出一條破毛巾，用力擦拭自己身上的雨水：「用完的礦，本來應當是要埋起來的，這麼一炸開，散到天上、水裡，把吃的喝的都變毒了……唉！當初真不應該在這裡蓋什麼礦廠的。」

老人和男子上了二樓。男子注意到靠牆擺著的一個生鏽的傘架，傘架底座的金屬已經鏤空，就像被某種偏愛啃噬金屬的蟲蛀了一般，只剩下幾支薄薄的鐵條顛巍巍地支撐著頂上鏽得不成形狀的罩子。他聽見老人用力轉動門把的聲音，或許又用力拉扯了幾次，嵌在門上的玻璃震得嘎嗒嘎嗒響，沒多久，門就被推開了。

這是一個空蕩的店舖，從吧台和牆上的擺飾來看，不難看出原本經營的是一間咖啡館。老人隨便拉了一張椅子坐下，並且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了一塊布，繼續擦拭他的衣服和什物。男子靠在窗邊，從窗台望向遠方，這才一點一點地把這個城市看個仔細。他抵達的車站在右方，驛舍上的漆已經斑駁，剪票口的邊上並沒有進出服務的站員，連區隔車站內外的欄杆都倒成一片。車站外頭是個巨大的圓環，以圓環中央的花壇為圓心，輻射出三條大路，可以想見此地從前也有過車流不息的光景，只是如今，從男子下車的那個時候起，除了叮噠來去的巴士之外，他再沒看見過一輛車子出現在路上。

為什麼她會來到這樣的地方？

他跟著她的足跡，一站又一站地探詢，彷彿一路抽絲剝繭地為他心裡盤踞的問號尋找解答。當他搭上空蕩蕩的巴士，來到她旅途的最後一站，以為等著他的是洋葱心一般通透的答案，卻在這個荒蕪的城市裡墜入更深的迷霧——巴士儘管來來去去，但除了他和眼前的拾荒老人以外，這座城市裡再沒有其他走動的人了。

她不在這裡。她往哪裡去了？

他望向城市外頭的平原。田原不遠處的盡頭依稀看得到一波又一波的海浪，另一頭，從田原上高高突起的山丘想必就是老人說的霧峰山了。

7

在河童的太古時代，據說河童們棲息在地面上所有覆蓋著草木的地方。古老時代的河童身型壯碩，頭上也生長著綠色的毛髮，然而背甲是沒有的，可想而知那對於草原上奔跑的河童始祖來說，是多麼累贅的負荷！他們有著柔軟潤澤的肌膚，結實的腿腹，身型高大，他們是太古時代的巨人。

隨著草木漸次消失，河童不斷遷徙。他們練就了將身體縮小、縮小、再縮小，直到完全失去原本姿形的能力。然而，無論你是否有所知覺，河童始終存在，仔細聽，你可以聽見。

河童來的時候，無雨的夜晚也流盪著從山谷來的水聲。那是不計其數的河童以牠們的步伐在銜枚疾走，如同雲霧自幽谷中升起，步入雲而化成雨，沿著這一家的屋脊到那一家的廊柱、循著那一家的門牆到下一家的屋簷……。雨聲淅瀝的夜裡，人們在自己的屋子裡緊緊地靠在一起，聽著門外河童嘈嘈切切地喧嘩，看著窗上一道又一道的鬼影來了又去。

河童穿越時間的天空，將一切水文的神秘保存在時間的上游。如果有一天，山頭只剩下最後一株草，草尖上的露珠就會是所有河童的集體。

8

「我想找一個可以眺望城市的地方」他說。

「那當然是市政廳了。還能有別處嗎？」

他們來到市政廳。市政廳就蓋在城市的四方通衢之上，凌駕周圍的房子高高地拔地而起。

從這裡可以望見城市邊上的礦廠，依稀隱藏在薄翳的沙塵裡，朦朦朧朧的像幻境中浮起的另一個城市。一條蒼白的路劃破青綠的稻田從城市直直通向礦廠所在的山腳、又從山腳蜿蜒蜒蜒地爬向礦廠所在的山腰，像一條盤桓在礦廠底下的

巨龍。

「那裡就是霧峰山嗎？」

「從前是，後來大家只叫它礦山了。礦山上頭不起霧，起日頭；兩個日頭，爐心裡一個，天上一個。沒多久，爐心裡的那個就爆了。」

「礦廠都爆了，您如何在這裡生活？」

「你可以上山去採集能維繫你生命的食物，但你別往海裡去。山林會潔淨它自己，海卻不是那樣——不管好的、壞的，它只能累積；尤其在礦廠爆炸以後，飄到海上的礦塵已經讓海變成了水作的地獄。」

海洋死亡以後，人們就被自己放逐到了這個進退失據的陸地。我不知道如今還有沒有河童了，可是我確定山上還有安全的果實可以採，還有一個能夠克服礦塵的力量在延續山林的生命。」

老人抹抹眼淚，指著城鎮周圍的農田說：「這塊土地再也不怕人類了。你看，這片綠油油的穀子，仍然供養著四方的飛禽走獸，讓天上的鳥仍然飛、海裡的魚依舊游。只有人，人吃了就是叫你慢慢死的毒藥，從肚子裡將你一點一點地消滅。或許就是在礦廠爆炸的那一天，土地忽然間認識到了它身上的癌，於是發動全面的反攻；從那以後，土地的免疫系統是決心要斬草除根地消滅人類這個物種——大地再也不適合人居，蟲魚鳥獸在那場爆炸之後雖然多少有些折損，但很快就恢復了生氣。只有人，這塊地決定將人收拾個片甲不留。」

男人離開荒廢的縣城，決定出發。他朦朧地了解到：她再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個帳單或交通路線所能追溯的地點，她到「那裡」去了。他不能只是坐著等待「那裡」自動前來。

9

沒有雪的冬天。

失去溫度的空氣彷彿也凝結成冰，沈滯地壓在他的肩上、頭上。乾縮的土壤在樹根邊上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坑洞，有人走過，坑壁便輕聲碎裂、化成細砂一般的灰塵掉到坑底。他可以想見，這些坑每崩裂得更大一點，還埋在土裡的樹根就多露出一點，直到有一天，樹根旁的土都刨光了，樹便無聲無息地倒下。

——這林子裡遍地橫倒的樹就是這麼來的吧！

男人繼續從礦廠周邊荒涼的景象中開拔，往更高的深谷裡走去。除了風聲呼嘯著穿過死亡的樹林，他篤定地相信他聽見了不知從何處來的流水聲。他乾脆閉起眼睛，讓耳朵帶路。腳底下粗礫、堅硬的土地不知何時變得鬆軟，他甚至感到潮溼的涼意拂過他的臉、他的髮，潤澤著他乾裂的雙唇。

這裡是山間的一片谷地，孤獨地生長著幾株小樹，樹下有一座小小的神龕。他疲憊地伏在神龕前，看見神體敦實的腳背，腳趾縫間是一扇一扇、劃著圓弧的蹼。

是河童。他從來想像不到河童的形體竟是如此：它橢圓的臉，豐滿的四肢，還有水草一樣的髮，彎成一道弧或劃著圓，令人想起水波的起伏和蕩漾。他伏在地上仰視河童向前突起的喙，勻稱地向臉頰兩側拉出長長的弧線，像一座邊坡斜緩的山，瘦了稜角、只留下圓潤。

河童的形體經過了多少歲月的摩挲，才成為這樣的形態？在絕美的形象前，他久久地跪伏著，彷彿這一路的自苦與艱難，在河童圓潤的形象之前都得到了撫慰。多年來的尋覓，留下歲月磨耗的殘缺，就像他已漸漸不良於行的膝關節，然而就在照見了河童的這個時刻，他的心澄淨通透得彷彿剛來到世間。

小樹底下一顆白色的石頭輕輕滾落到他的腳邊。他定睛細看，發現那白色是包裹在石頭外的紙片。他不自覺地拿起這顆石子，拆開了紙條。

那是一張素白的信紙，只在信紙下端寫著他妻的署名。

樹梢上窸窣窸窣地，下起了四年前的雨。

他閉上眼睛，聽河裡的水流漲溢，河童們步伐疊著步伐，扶老攜幼地穿越山林和河谷的聲音。